

木雕工美大师李中庆: 从“手艺人”到“守艺人”

文/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周欣怡
图/唐德荣 戚容源(除受访者提供外)

壹 拜师学艺,吃百家饭

在卧虎藏龙的广东潮州,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虽然来自外地,但却将潮州木雕的技艺掌握得炉火纯青,令无数本地人折服。

他就是李中庆,一位喜欢跟木头打交道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然而,比起“李大师”的称号,李中庆更喜欢别人叫他“老李”,“这样更加亲切!”

“老李”出生于浙江东阳,就是那个中学语文课本里古文《送东阳马生序》提到的“东阳”。东阳和潮州同为木雕之乡,一个是李中庆学艺的起点,另一个则是他技艺精进的地方。二者的碰撞,让李中庆得以悟出他的独门绝技“东潮木雕”。

李中庆来到潮州已经三十多年。从一名普通的外来务工者,到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潮州这座城市见证了他的青春热血,也包容他的起落浮沉。日前,我们前往位于潮州市区的东潮木雕艺术馆,在工作室听“老李”讲述他的学艺故事——



李中庆作品《百业兴旺》(局部)

受访者提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浙江东阳,男人们基本个个都要会一门手艺,成为泥瓦匠、木工、裁缝、油漆工……这样才有“吃饭本领”,李中庆也不例外。

幼时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后,李中庆左腿落下终身残疾,走路不得不借助拐杖。为了让李中庆长大后能够养活自己,父母特意为他选了一门稍微轻松一点的手艺——木雕。“我小的时候还不叫木雕,叫雕花。隔壁邻居就是做雕花的,当时看着只觉得好玩。”李中庆回忆。

十六七岁时,李中庆开始了拜师学艺、吃百家饭的日子。哪个村里有活,他就跟着师傅到哪个村去。在浙江东阳,“十里红妆”的婚嫁习俗由来已久。每逢

貳 由画入刻,成就全能

在亲戚的介绍下,刚满十八岁的李中庆进入了江西的一家大型木雕厂,正式拜有“雕花宰相”之称的东阳木雕名家郭志高为师。

“工作强度跟村里比要大很多,但最开心的是我能领工资了。”李中庆记得,工作第一个月他拿到了三十六块钱,那时一斤大米的市场价是一毛,他自我感觉很不错。

左手拿刀,右手拿斧,在一次次用力敲击下,木屑四处飞溅……往往一天工作下来,李中庆的双手已经被震得麻木。

“手指既不敢伸直,也不敢往回捏,那叫一个疼啊!”那种疼痛感让李中庆记忆犹新。拖着疲惫的身体,晚上却常常因为疼痛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

谁家有了女儿出嫁,父母便要早早为其置办一套红漆嫁妆,包括脸盆架、八仙桌、大花床等喜庆家具。

每到这个时候,木雕师傅就该上场了。李中庆清楚地记得雕刻各个物件所花费的工时,“一天算一个工,脸盆架要四个工,八仙桌要两个工,大花床是十六个工……完成一套嫁妆,往往要在东家家里住上两个月。”

每天一块三的工钱,东家包吃包住,外加一包香烟。这是当时木雕师傅的待遇。作为学徒,工钱自然是不能拿的,还要上交给授艺的师傅。“所谓三年徒弟,四年就是半个师傅了。”然而,还没等到三年,李中庆就离开了东阳老家。

我就找了根绳子绑在床上,把手指这样吊起来。”李中庆说,他的基本功也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师傅郭志高虽然严厉,但却把徒弟的认真和勤奋看在眼里,除了雕刻,也教李中庆画画。“设计图稿是完成木雕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连画都不懂,还想把木雕做到最好是是不可能的。”师傅的告诫仿佛还在耳畔。

在工厂期间,师傅送给李中庆一本《苏绣图案》,让他每天花半小时临摹、钻研。等到七八个月,《苏绣图案》里的人物、花鸟等意象自然而然就来到了李中庆的笔下。从图稿设计到上手雕刻,李中庆都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

叁 “老李”归来,修桥成名

李中庆从浙江走出,先后去到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务工。和绝大部分背井离乡的务工者一样,他的目的仅仅是挣钱谋生。

1991年,李中庆第一次来到广东潮州,一座和浙江东阳一样木雕历史悠久的城市。“那时刚在浙江老家盖了新房,欠下别人一笔钱,来潮州打工是希望早日把钱还上。”李中庆笑着说。

慢慢地,他从木雕厂里一名最不起眼的工人,到被提拔为工厂总验收,人人都知道潮州有个浙江东阳来的“老李”。

伴随着国企改制的热潮,李中庆很快决定自己单干。然而好景不长,李中庆遭遇了人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

20世纪末,受金融危机影响,

肆 创新技法,走出国门

“有人说潮州这座城市排外,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李中庆由衷地说。距离他第一次来到潮州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他不仅在生活上融入了这座城市,也让东阳木雕与潮州木雕碰撞出新的火花。

东阳木雕与潮州木雕均居中国四大木雕之列,各有特色。从雕刻手法而言,潮州木雕以通雕为主,风格立体且粗犷;东阳木雕以浮雕为主,以细腻著称。“东阳木雕适合近看,潮州木雕适合远看。”李中庆说。

深谙两地木雕艺术精髓的李中庆,在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实践后,将东阳与潮州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和雕刻技法“合二为一”,由此开创了“东潮木雕艺术

流派”。

“东潮木雕”所追求的审美是在同一作品中同时展现层次感和立体感,而要形成这样的效果,李中庆总结了一条“独家秘笈”,那就是雕刻主体与底板形成的夹角要保持在30度到45度。

此后,李中庆还带着“东潮木雕”走出国门,于2017年承接新加坡大士伯宫重修项目。由于在设计上注入了创新技法,新加坡大士伯宫的所有木雕装饰构件和陈设性木雕艺术品都独具特色,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

尽管已经蜚声海内外,李中庆依然十分低调,他打趣地说,“我只是一名手艺人,木雕也只是为生活增添了一点美而已!”



李中庆

访谈

木雕无言,却见作者的个性与情绪

羊城晚报:您如何理解从“手艺人”到“守艺人”的身份转变?

李中庆:我本是一位“手艺人”,成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获得诸多社会荣誉后,深深感受到身上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于是就变成了一名“守艺人”,就是守好手上的工艺。手艺不难,难的是“守艺”。

羊城晚报:确实如此。“守艺”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李中庆:在守护好的基础上,再想如何个性化创新发展。现在很多木雕作品如果不附上名字,只看作品都不知道是谁做的。我认为,一件好的作品应该能体现作者的个性和情绪。同时,手艺人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总是跟着市场走,我们应该思考应该如何引领市场。

羊城晚报:您在个性化创新上已经有了很大突破,未来还有什么目标?

李中庆:作为木雕行业的“领头羊”,就要为这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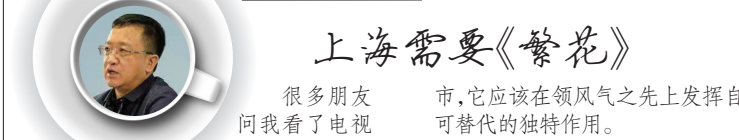
业做点事情。同时,既然来到了这个行业,就要在这里深深地踩下一个脚印。

我希望一百年后,仍然有潮州人知道有个叫李中庆的外地人曾经来过。所以我要做一些作品留下来,让后人去评价我们当时的价值。我常说,赚钱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就像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目的一样。

羊城晚报:作为“东潮木雕艺术流派”的开创者,您又在一定程度上不赞同给艺术分流派?

李中庆:是的,我不赞同。以我个人为例,一位浙江东阳人做出潮州木雕后,你说他属于潮州木雕,还是属于东阳木雕?艺术流派不需要分得那么细。现在社会要把它分出来,我们其实是被动的。社会传承需要一个体系,所以也就有了现在的流派。对于我个人而言,艺术可以分国界,但是不能分流派,把艺术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从而提高社会审美才是我追求的目标。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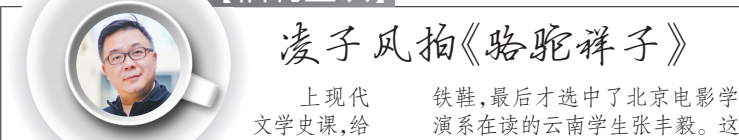
上海需要《繁花》

很多朋友问我看了电视剧《繁花》没有,我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不置可否。作为参与过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参加过《繁花》研讨会的文学中人,电视剧《繁花》带给我强烈的陌生感。我都没办法确认,小说和电视剧在“同名”之下的共同点到底有多少。但我很认同电视剧《繁花》引起的持续热议。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最上海”的艺术正品。我甚至认为,借助《繁花》,上海终于在艺术创造的领域里找到了自己的“腔调”,而且全方位保持,全线条贯穿了这一“腔调”,塑造了一个既是眼前的庞大存在,又具有某种虚幻、迷幻色彩的上海形象。

上海成就了金宇澄、王家卫,成就了小说版、电视剧版《繁花》。反过来讲,《繁花》也成就了上海,而且站在当下文艺创作角度讲,我更愿意强调《繁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保持、上海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在中国,上海是个“异数”,它必须保持这种异质性,彰显它的城市品格。上海不应该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内地城

【旧刊识记】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凌子风拍《骆驼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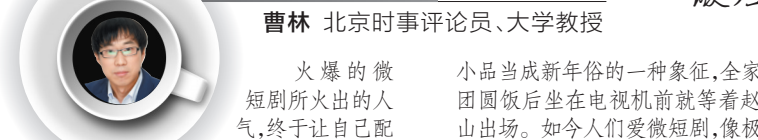
上现代文学史课,给学生放电影,凌子风是最绕不过去的导演。早在1960年,凌子风就导演过“三红一创”之一的当代名著《红旗谱》,但他真正开始与现代文学名著结缘,应该是1982年上映的《骆驼祥子》。凌子风后来还拍了《边城》《春桃》《乱》(改编自《死水微澜》),他可能是对现代文学兴趣最浓的导演。

凌子风拍《骆驼祥子》的起因,跟汪曾祺写《受戒》相仿佛——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还得直面过去十年冲击带来的内心伤痕。据说凌子风对自己曾塑造过的“高大全”人物形象并不满意。他想琢磨琢磨人性,因此选择了《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这部电影整整拍了一年,堪称万众瞩目。1981年12月,刚刚在东京夺得第三届世界女子排球赛冠军的中国女排,也来到了《骆驼祥子》的拍摄现场,这件事被《北京晚报》报道,足见当年在拍的这部电影的热度。

《骆驼祥子》选角的重中之重,当然就是“祥子”。凌子风为此可谓踏破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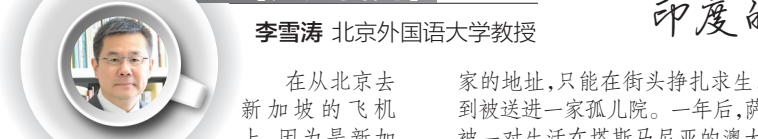
微短剧要成“新年俗”?

火爆的微短剧所火出的人气,终于让自己配得上成为某种“新年俗”,如春晚和贺岁片一样,进入人们新年娱乐的清单。中国人总喜欢把最好的留到过年,抖音2024春节档精品微短剧片单,也充满团圆饭的苍生感,10部精彩作品将在春节期间上线,包含《超越吧!阿阔》《天涯小娘惹》等多部热门“影视IP”衍生的微短剧。

成为新年俗,是有资格的!它必须“俗”成顶流,“俗”得恰到好处:须有足够广大的大众追捧基础,能成为家人亲友共同的话题且便于网络互动分享,能够地让人娱乐放松且积极向上,就像人们对春晚和贺岁片的期待。拿这个标准看,微短剧似乎更有天然的“入俗”优势。说到年俗,很多人都喜欢把当年春晚赵本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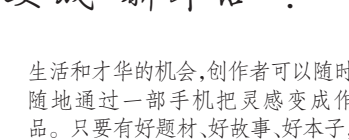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从在北京去新加坡的飞机上,因为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所以飞机上的娱乐活动大多是西方语言的,汉语的节目并不多。我看了一部2016年由澳大利亚、美国与英国合拍的《雄狮》,据说此片获得过六项奥斯卡提名奖。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中部的一个小地方,聪明、机智的5岁男孩萨鲁和他比大几岁的哥哥古度与贫穷的母亲过活。有一天萨鲁自己上了一辆停在车站的列车,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大都市加尔各答。萨鲁完全迷失在陌生的城市里,由于年龄太小,他无法向当局表明身份和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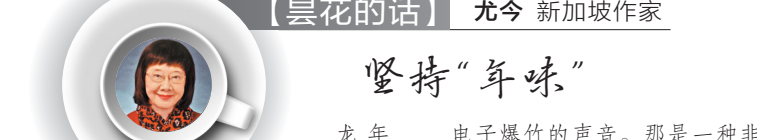
微短剧要成“新年俗”?



生活和才华的机会,创作者可以随时地通过一部手机把灵感变成作品。只要有题材好、好故事、好本子,都能获得平台流量和资金的倾斜,出现在无数人的手机上。当年本山大叔承包观众一整年笑点的包袱,如今加倍融入到无数微短剧情节中去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三五分钟的沉浸,三五分钟的捧腹,三五分钟的治愈,生活那么不容易,人们太需要轻松单纯的快乐了。

看本山大叔当年的访谈,他最在意的是找到一个“好本子”,没有好本子打死也不上春晚,笑果一般的,在他自己那就过不了关。“好本子”就是“好故事”,你看,拼到最后,拼的其实都是故事——好故事在哪个都会发光,它可能是好小品、好特稿、好新闻、好电影、好小说,在短视频时代也会是精品微短剧。管它长剧还是短剧,没有好故事都是烂剧。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坚持“年味”

龙年的岁音近了。

那天,去百货公司选购红包封,巧遇阿燕,她惊讶地说:“哎呀,现在大家都发电子红包了呀!”我微笑应道:“这是我的坚持”。

这些年来,科技的发达的确把年味大大冲淡了。

电子贺卡和电子红包无声地飞来飞去,父母上网给年幼的孩子买新衣新鞋,儿女也通过网购直接把年货快递到父母家。有的除夕大餐,也是网上定制的一切的一切,充满了生硬刻板板的“仪式感”。在有些家庭,成年的孩子毫不避忌地穿了时髦的黑衣飞往国外去“避年”,剩下空巢老人对着网购食物对影成四,手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驿动的心

这个季节的江南经常有雨,白天和黑夜,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淅淅沥沥的雨飘散在空中,都懒得撑伞。一个星期阳光没有现身了,四处弥漫着潮湿的气息,体感阴冷。昨天在被命名为“阳光房”的会议室开会,有人说,阳光温暖的时候,总是心情很好,只想懒懒地睡去。我说,应该设置一个可以迅速转换为“阳光环境”的会议室,进来的人立刻“充电”,情绪饱满。

最漫长的是一段连续工作日,似乎是为了配合一个最隆重的节日——龙年春节的到来。对于并没有故乡或者老家可以回去的人,彻底躺平整个假期似乎也不甘心。家里的社畜说,你又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春节旅行?现在还不查有没有票?

好像真是这样,春节前偏偏工作最忙碌,来不及规划,都是临时起意,先买一张单程票,一行旅行,一边随时修正后面的行程,也查到一堆网上的谬误攻略。